

DUKU

读库

1701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DUKU

读库

1701

主编 张立宪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库. 1701/张立宪主编.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133-2492-2

I. ①读…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4562号

读库1701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57268861

官方网站: www.duku.cn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

印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770mm×1092mm 1/32

印张: 11

版次: 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2492-2

定价: 3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读库联系调换。客服邮箱: 315@duku.cn



天師小地圖。夏阿 画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DIKU

读库

责任编辑
图片编辑
装帧设计
美术编辑
助理编辑
特约审校

雪亮
杨黎
艾莉
耿冰
宋喜顺
吴晨光
黄英
朱秀亮
朱朝晖

我们把书做好
等待您来发现

…… 来这里找到我们 ……



读库微信



读库淘宝店

读库微博：@读库

读库官网：www.duku.cn

投稿邮箱：666@duku.cn

客服邮箱：315@duku.cn

目录

- 1 想你时你在闹海 傅广超
动画电影《哪吒闹海》幕后揭秘。
- 139 无穷大平话 贾辉军
写出这个数所需的纸张，比全世界所有图书馆里的书所用的纸张还要多。
- 180 话说晏阳初 朱石生
推动他人生理念的是“三C”：Confucian（儒学），Christian（基督教），Coolie（苦力）。
- 243 品图读园 贾 珺
《圆明园中路天地一家春立样图》解析。
- 277 田伯母 熊景明
我问过她，为何可以平静地接受儿子自杀的打算。她说，我已经想好了。他走，我也走。
- 294 声音 贝小戎 辑录
2016年的表达与记录。

想你时你在闹海

傅广超

动画电影《哪吒闹海》幕后揭秘。

“空藏动漫资料馆”，是我们几个人在2013年捣鼓起来的，其实就是个没有实体的私人工作室。这几年，在糊口的同时，我们也尽量将动画人的口述历史项目稳步推进。2014年，正值动画电影《哪吒闹海》上映三十五周年，我们用了一年时间，奔赴上海，详细采访了该片近三十位创作人员及其家人，还有相关事件的亲历者。

我们不光想知道某一部作品的幕后故事，也想了解每位前辈的成长记忆、从业经历和创作经验。我们想了解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生活，也只有如此才能全面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的动画创作。

这样做的初心就是因为喜欢。喜欢历史，喜欢动画，喜欢中国的美术片。而我们还年轻，还玩得起。既然如此，那

就不妨把它当成个事业。项目的发起人空藏kongzang既是媒体人，也是中国动漫资料的收藏家。他花十年时间收藏了数千件与中国动画、漫画相关的文献档案和创作资料。

笔者学动画出身，也爱读史，美术片时代的创作经验已经不为商业动画所容了吗？我们真的不需要去了解前辈的过往了吗？老一辈动画人真的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固执、守旧、“掌握着话语权”吗？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奔赴上海、杭州，去寻找答案。



《哪吒闹海》完成台本，空藏动漫资料馆收藏。我们邀请每位接受采访的老前辈在我们收藏的台本、画册上签名。王树忱、徐景达两位已故导演的印章由其家人加盖。



《哪吒闹海》原版电影海报（1979年）。

命运多舛的经典

哪吒的形象源于佛典，盛于中华，逐渐衍化为中国神话的一个符号，如今又当仁不让地成为动漫明星，不同版本的哪吒题材作品构筑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数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动画电影《哪吒闹海》。

《哪吒闹海》是“文革”后的首部彩色动画长片，由大画家张仃担任总美术设计，摄制组汇聚了当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最精锐的动画创作班底，这部六十分钟的手绘动画片从筹备到完成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并且制作精良，后来与《大闹天宫》被合称为“中国手绘动画电影双璧”。

1980年6月8日至28日，由中影公司副经理胡健、演员唐国强等人组成的中国电影代表团赴法国参加第三十三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代表团团长正是《哪吒闹海》的编剧和导演王树忱（他以笔名“王往”署名编剧）。《哪吒闹海》作为第一部亮相戛纳的华语动画片，原本有机会参与评奖的，却因为送交影片时的失误而与竞赛失之交臂。王树忱之子王一迁回忆道：“当时我父亲回来就说过这个事。我们第一次参加戛纳电影节经验不足，报了名，但交片的时候耽搁了，人家有截止期的，过了这个截止期交过去就不能参赛了。”

不过，戛纳电影节组委会还是为《哪吒闹海》安排了放映会。

放映厅内的大银幕上，梅花鹿驮着小哪吒飞跃烟波浩渺

的陈塘关，奔向一望无垠的天际，《哪吒闹海》全片剧终。剧场内灯光乍亮，掌声雷动。“摄影机、照相机的镜头，一齐对准中国电影代表团。云集在法国戛纳的各国电影界名流齐向一位四方脸、中等个的中国人涌去，这个人就是王树忱。”

为弥补遗憾，戛纳电影节组委会为《哪吒闹海》设置了“特别放映奖”，在场的业界同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多年来对中国动画乃至中国电影的成见，王树忱也为能够走向国门、沐浴世界电影的新风潮而高兴。他感觉到中国动画从理念、技术到艺术手法都需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回到国内后，他也想进行更多、更新、更大胆的尝试。

《哪吒闹海》如今已被奉为经典，彪炳史册，殊不知，这部影片的命运也真如主人公哪吒的身世一样多舛。

198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特伟受日本漫画家手冢治虫邀请，携段孝萱、严定宪等美影动画人赴日本访问。同时，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动画片在日本进行了集中展映，《哪吒闹海》毫无悬念成为其中的宠儿。日本著名的《Animage》杂志对“中国美术电影动画”进行了专题报道，并邀请日本动画界名家举行讨论会。当时初露峥嵘的宫崎骏也对《哪吒闹海》表示了喜爱，并猜测影片可能在影射中国刚刚结束的“文革”。他说四海龙王可能指“四人帮”，而太乙真人暗指周恩来。后来也有不少媒体认为这是一部有政治隐喻的影片，“记录了一个混乱时代的结束，一

个崭新时代的开始”。

这些观点不得不说是一种过度解读，当年的创作者们都表示，这仅仅是个巧合。更重要的是，《哪吒闹海》的剧本初稿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就已经完成，并且曾经打算和苏联的莫斯科美术电影制片厂合作摄制。

1978年参与了《哪吒闹海》最终导演工作的严定宪说：

“中国和苏联本来有个文化协定，电影方面的合作也包括动画片，是最方便的。当时王树忱和胡进庆他们还到苏联去过一次，商定合作片定什么题材，《哪吒闹海》的剧本就是王树忱写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在各个领域都要向“苏联老大哥”看齐，苏联的美术片在国际影坛上也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的美术电影制片厂拥有优秀的创作人员和雄厚的资金，能够有机会合作，中国的动画人当然求之不得。

1958年3月，经国家文化部批准，上海美影厂派王树忱、何玉门、胡进庆赴莫斯科美术片厂洽谈合拍片的剧本、题材等事宜，而且带去了《哪吒闹海》的故事梗概。苏方对故事梗概表示出兴趣，并当即将《哪吒闹海》确定为要拍摄的剧本题材，同时确认由苏方著名动画导演阿特曼诺夫和王树忱联合执导该片，由茹尔宾参与剧本改编。双方计划在中国完成影片筹备工作后，在莫斯科美术片厂进行绘制。

同年6月，阿特曼诺夫一行为《哪吒闹海》的筹备事宜赴中国考察，搜集了大量中国名山和古代建筑的照片，观赏了中国历代山水名画，并准备将京剧艺术融入动画人物的表

演中去。当年《大众电影》杂志对此事进行了数次报道，阿特曼诺夫接受采访时也显得兴致勃勃、踌躇满志，看上去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

据胡进庆回忆，中苏双方整个协商洽谈的过程中其实充满了激烈的博弈，钱的问题首当其冲：“我们要他们派导演、派好的原画来，多出钱。他们呢，希望少出钱，要我们出力气。”另外，文化上的差异让苏联方面一时很难理解中国的神话故事。胡进庆说：“整个的构思、风格、造型都是大问题，谈不拢。不是小问题、几个镜头的问题，对影片的主线，起承转合的想法都不一样。”

阎善春在1978年参与了《哪吒闹海》最终的美术设计工作，他转述了一段有关中苏双方争执的内容：“苏联人看不上这个剧本，认为你们中国人讲迷信啊，死了又活了，活了又死了。”胡进庆的回忆基本证实了这个说法，也提到在美术设定上双方必然会产生冲突：“我们是中国的民族风格，他一画变成苏联的洋风格了，这点我们不能接受的，王树忱也不会接受。”

王树忱时年二十七岁，却已有了近十年的动画从业经验，并且能书善画，喜爱剧作，开始准备独立执导影片。在创作方面，他已相当成熟且有主见。在有争执的情况下，苏联方面的傲慢态度也让中国同行无法接受。“还要听他的，一副老大哥腔调，把我们看作小老弟。”胡进庆清楚地记得，“每天晚上王树忱打电话给特伟请示，谈不拢。”

不断恶化的中苏关系，直接导致了双方冲突的升级，合

拍片《哪吒闹海》最终流产。

投入巨大热情孕育了剧本的王树忱，自然是最失落的那个人。他只能把《哪吒闹海》的剧本塞回抽屉。这之后，他其实一直在等待一个让“哪吒”再生的机会。

这一等，就是二十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量的优秀美术片被当作“反革命的宣传书”批判、禁映。美影厂开始“停产闹革命”，即便七十年代开始恢复生产，出品的也多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短片。国外动画飞速发展的十年，是中国动画步履蹒跚的十年。王树忱后来曾写道：“在‘大写十三年’的高压下，美术电影领域再也见不到神话人物了。接着‘四人帮’挥起‘铁扫帚’把童话形象也给扫地出门。路子越走越窄，处于‘死了可惜，活着难受’的‘休克’状态。”

1976年“文革”结束，美术电影事业也像哪吒一样，经历了“一番生死磨难”后“重抖威风回到人间”，动画艺术家们终于准备大展拳脚了。

特伟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首任厂长，也是一位造诣深厚的艺术家，执导过《骄傲的将军》、《牧笛》等影响深远的短片后，他一直有导一部动画大片的想法。“文革”结束后回到厂长任上，他终于可以把这个想法付诸行动了。

但是，原本计划上马的还不是《哪吒闹海》。据严定宪回忆，当时厂里决定要在1979年推出一部动画影院长片来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最早选定的题材是《三打白骨精》，

由厂长特伟亲自担任导演，他则作为主要的动画设计进入了摄制组。

1978年年初，阎善春也进入了《三打白骨精》摄制组：

“特伟把所有动画片的主力都集中在他这个摄制组。‘文化大革命’期间十年没搞长片，大家积极性很高。”同时进组的常光希回忆：“基本上剧本有了雏形，成立了一个初步的摄制组，近二十个人吧，我们就先去下生活了。”

《三打白骨精》为何临阵下马，不同的亲历者谈及了不同的原因。严定宪说，当时《三打白骨精》的题材很热门，绍剧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六十年代开始就红极一时，“文革”后再次掀起“三打”热，甚至影响了不同门类文艺作品的创作。题材的“撞车”和制作周期的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动画片《三打白骨精》的搁浅。

还有一个今天看来似乎有点滑稽，但在当年却十分敏感的原因。阎善春对得知拍摄计划取消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我们一进房间就听到人喊：‘哦！不搞了不搞了！’我们生活都下了，怎么不搞了？因为这部片子报到北京，夏衍先生讲，现在不要搞，因为刚刚打倒‘四人帮’，外面把江青比作是‘白骨精’，你们现在搞不是跟外面的说法扯到一道了？就不大合适了。”

由此可见，当时的创作人员并没想搭政治的“顺风车”，可是就像阎善春说的：“摄制组都成立了，人员都动员起来了，总归要进行工作了。”严定宪谈道：“正好王树忱说他有《哪吒闹海》的剧本，原本要和苏联合作的，稍微